

张子全书

一
函
八
册

張子全書卷第十二

語錄

謹按舊刻語錄一卷僅載七十五條列十二卷中又有性理拾遺近思錄拾遺四十條與二程書拾遺二十八條列十四卷中後刻將性理近思錄拾遺皆歸語錄二程書拾遺皆歸附錄遂缺拾遺一卷今依舊刻悉爲更正

上智下愚不移充其德性則爲上智安於見聞則爲下愚不移者安於所執而不移也

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旣云夫子之言則是居常語之矣聖門學者以仁爲己任不以苟知爲得必以了悟

爲聞因有是說明賢思之

舜好問仲尼每事問德同矣學亦同否

仲尼自志學至老德進何晚竊意仲尼自志學固已明道其立
固已成性就上益進蓋由天之不已爲天已定而所以爲天不
窮如有成性則止則舜何必孜孜仲尼何必不知老之將至且
歎其衰不復夢見周公由此觀之學之進德可知矣

聖之時當其可之謂時取時中也可以行可以止此出處之時
也至於言語動作皆有時也

舜三十而徵庸是有聞於一朝也成聖之速自古無如舜也舜
爲仁之大端也

學者至于與孟子之心同然後能盡其義而不疑

賢人爲天下知聖人當受命雖不受知不受命然爲聖爲賢乃吾性分當勉耳

賢者在堯舜之世亦有不得遇者亦有甚不幸者是亦有命也卽智之於賢者不獲知也

窮理亦當有漸見物多窮理多如此可盡物之性

天地之道可以一言而盡也凡言道皆能盡天地但不得其理至如可欲皆可以至聖神但不嘗得聖神滋味天地之道以術知者却是妄

大凡禮不可大段駭俗不知者以爲怪且難之甚者至于怒之

疾之故禮亦當有漸於不可知者少行之已爲多矣但不出戶庭親行之可也毋強其人爲之已德性充實人自化矣正已而物正也

人之出處則出而足以利天下亦可出爲免死之仕亦可出今人過憂盜賊禍難妄動避之多自致傷者又禍未必然而自禍者此惡溺而投河之類也

訂頑之作只爲學者而言是所以訂頑天地更分甚父母只欲學者心於天道若語道則不須如是言

人言不信怪須是於實事上不信又曉其理方是了當苟不然方才却之以不測又畢竟信也

質疑非遁辭之比也遁辭者無情只是他自信元無所執守見人說有已卽說無反入於太高見人說無已則說有反入於至下或太高或太下只在外面走元不曾入中道此釋老之類故遁辭者本無情自信如此而已若質疑者則有情實遂其罪也知之爲用甚大若知則以下來都了只爲知包着心性識知者一知心性之關轄然也今學者正惟知心性識不知如何安可言知知及仁守只是心到處便謂之知守者守其所知知有所極而人知則有限故所謂知及只言心到處

某比來所得義理儘彌久而不能變必是屢中於其間只是昔日所難今日所易昔日見得心煩今日見得心約到近上更約

必是精處尤更約也

孔子三人行必得我師焉此聖人取善顏子亦在此術中然猶着心以取益比聖人差別聖人則所見是益

作者七人伏羲也神農也黃帝也堯也舜也禹也湯也所謂作者上世未有作而作之者也伏羲始服牛乘馬者也神農始教民稼穡者也黃帝始正名百物者也堯始推位舜始封禪者也堯以德禹以功故別數之湯始革命者也若謂武王爲作則武王已是述湯事也若以伊尹爲作則當數周公恐不肯以人臣謂之作若孔子自數爲作則自古以來實未有如孔子者然孔子已是言述而不作也

學者當須立人之性仁者人也當辨其人之所謂人學者學所以爲人

爲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不爾皆爲人之弊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

義理有礙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

多求新意以開昏蒙吾學不振非強有力者不能自奮足下信篤持謹何患不至正惟求一作來自粹美得之最近

萬物皆有理若不知窮理如夢過一生釋氏便不窮理皆以爲見病所致莊生儘能明理及至窮極亦以爲夢故稱孔子與顏淵語曰吾與爾皆夢也蓋不如易之窮理也

有志於學者都更不論氣之美惡只看志如何匹夫不可奪志也惟患學者不能堅勇

學須以三年爲期孔子曰期月可也三年有成大凡事如此亦是一時節期月是一歲之事舉偏也至三年事大綱慣熟學者又須以自朝及晝至夜爲三節積累功夫更有勤學則於時又以爲限

人與動植之類已是大分不齊於其類中又極有不齊某嘗謂天下之物無兩個有相似者雖一件物亦有陰陽左右譬之人一身中兩手爲相似然而有左右一手之中五指而復有長短直至於毛髮之類亦無有一相似至如同父母之兄弟不惟其

心之不相似以至聲音形狀亦莫有同者以此見直無一同者
人一已百人十已千如此不至者猶難罪性語氣可也同行報
異猶難語命語遇可也氣與遇性與命切近矣猶未易言也

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

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之言美輕重不同

近思作
程語

鄉原徇欲而畏人其心乃穿窬之心也苟徇欲而不畏人方明
盜耳遁辭乃鄉原之辭也無執守故其辭妄

當自立說以明性不可以遺言附會解之若孟子言不成章不
達及所性四體不言而喻此非孔子曾言而孟子言之此是心
解也

世學不明千五百年大丞相言之於書吾輩治之於已聖人之
言庶可期乎顧所學謀之太迫則心勞而不虛質之太煩則泥
文而滋弊此僕所以未置懷於學者也

諛淫邪遁之辭古語孰近諛辭苟難近於並耕爲我淫辭放侈
近於兼愛齊物邪辭離正近於隘與不恭遁辭無守近於揣摩
說難四者可以盡天下之狂言

孟子之言性情皆一也亦觀其文勢如何情未必爲惡哀樂喜
怒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節則爲惡

釋氏之說所以陷者以其待天下萬物之性爲一猶告子生之
謂性今之言性者汗漫無所執守所以臨事不精學者先須立

本

陰陽者天之氣也

亦可謂道

剛柔緩速人之氣也

亦可謂性

生成覆幬天

之道也

亦可謂理

仁義禮智人之道也

亦可謂性

損益盈虛天之理也

亦可

謂道壽夭貧賤人之理也

亦可謂命

天授於人則爲命

亦可謂性

人受於天

則爲性

亦可謂命

形得之備

不必盡然

氣得之偏

不必盡然

則爲性

亦可謂命

道得之同理得之

異亦可互見此非學造至約不能區別故互相發明貴不碌碌也

大率玩心未熟可求之平易勿迂也若始求太深恐自茲愈遠

題不動

子夏未盡反身處可更求之

心章

處孟子所止到已所難名處然則告子所見所言與孟子所守

所見可知矣

同上

不知命則大無信故命立而後心誠

題盡

誠則

實也太虛者天之實也萬物取足於太虛人亦出於太虛太虛者心之實也

虛者仁之原忠恕者與仁俱生禮義者仁之用

敦厚虛靜仁之本敬和接物仁之用

太虛者自然之道行之要在思故曰思誠

虛心然後能盡心

虛則生仁仁在理以成之

虛心則無外以爲累

人生固有天道人事當行不行則無誠不誠則無物故須行實事惟聖人踐形爲實之至得人之形可離非道也

與天同原謂之虛須得事實故謂之實此叩其兩端而竭焉更無去處

天地之道無非以至虛爲實人須於虛中求出實聖人虛之至故擇善自精心之不能虛者有物榛礙金鐵有時而腐山嶽有時而摧凡有形之物卽易壞惟太虛無動搖故爲至實詩云德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靜者善之本虛者靜之本猶對動虛則至一

氣之蒼蒼目之所止也日月星辰象之著也當以心求天之虛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今可知也以其虛也

天地以虛爲德至善者虛也虛者天地之祖天地從虛中來

中宮土寄王之說於理非也大率五行之氣分主四時土固多於四者然其運行之氣則均施錯見金木水火皆分主四時獨不見土之所主是以有寄王之說然於中來在季夏之末者且以易言之八卦之作坤在西南西南致養之地在離兌之間離兌卽金火也是以在季夏之末

五緯五行之精氣也所以知者以天之星辰獨此五星動以色言之又有驗以心取之亦有此理

禮文叅校是非去取不待已自了當蓋禮者理也須是學窮理禮則所以行其義知理則能制禮然則禮出於理之後今在上者未能窮則在後者烏能盡今禮文殘缺須是先求得禮之意

然後觀禮合此理者卽是聖人之制不合者卽是諸儒添入可
以去取今學者所以宜先觀禮者類聚一處他日得理以意叅
校

知之於賢者知人之謂知賢者當能知人有於此而不受知於
賢者知不施於賢者也晏嬰之賢亦不知仲尼於仲尼猶吹毛
直欲陷害孔子如歸女樂之事

時中之義甚大蒙亨以亨行時中也蒙何以有亨以九二之亨
行蒙者之時中此所以蒙得亨也蒙無遽亨之理以九二循循
行時中之亨也蒙卦之義主者全在九二象之所論皆二之義
教者但只看蒙者時之所及則導之是以亨行時中也此時

也正所謂如時雨化之若旣引之中道而不使之通教者之過也當時而引之使不失其正此教者之功也蒙以養正聖功也是養其蒙以正聖人之功也

孟子言水之有本無本者以況學者有所止也大學之道在止於至善此是有本也思天下之善無不自此始然後定止於此發源立本樂正子有本者也日月而至焉是亦有本者也聲聞過情是無本而有聲聞者也向後僞迹俱辨則都無也

某比年所思慮事漸不可易動歲年間只得變得些文字亦未可謂辭有巧拙其實是有過若是達者其言自然別寬而約沒病痛者不是到了是不知知一物則說得仔細必實聖人之道